

《名人传记》编辑部◎编

《名人传记》珍藏本

中国 大先生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名人传记》珍藏本

中国 大先生

《名人传记》编辑部◎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先生/《名人传记》编辑部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12

(《名人传记》珍藏本)

ISBN 978-7-5559-0288-1

I.①中… II.①名… III.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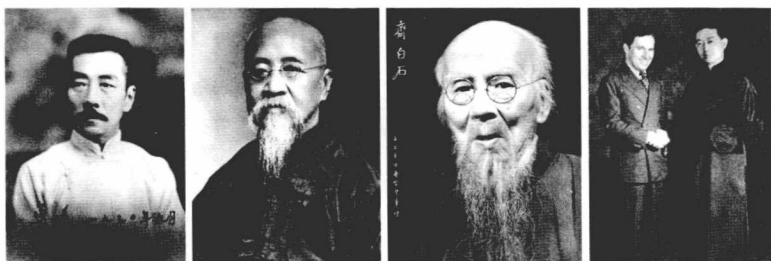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0497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4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本书部分内容选用了国内外资料、图片,因个别作者未联系上,敬请作者与本社联系。联系电话:0371-65384197)



目录 / CONTENTS

周氏兄弟恩仇记 傅 林/001

林徽因梁思成婚姻的导演——梁启超 伊 北/023

罗振玉与王国维的世纪恩怨 张晓阳/043

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 岱 峻/061

好人蔡元培 傅 林/076

齐白石与知己徐悲鸿 苏育生/095

章太炎与吴稚晖：跨越五十年的恩仇 王 坚/105

梅兰芳和世界级的大师们 陶方宣/123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张昌华/141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 潘剑冰/159

冯友兰、宗璞:文坛父女的痴心人生 王海宾/177

钱锺书的书中岁月 于继增/190

未完成的大师——梁宗岱先生的后半生 王 坚/208

我所知道的钱学森 叶永烈/223

南怀瑾:谜一样的国学大家 周为筠/241

黄永玉与金庸:两个有趣的老头儿 蒋连根/256

周氏兄弟恩仇记

◎文/傅 林

周家兄弟——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以兄弟之组合出现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恩恩怨怨贯穿着整个民国的历史,一颦一笑都牵动文化记忆的波澜,这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的“合”是那么顺理成章,让历史为之振奋。

他们的“分”又是那么不由分说,为历史添上了永远的伤口。

这个伤口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它是国家的裂痕在家庭中的倒影,任何人都无法抹平它,只有让时间去湮没它——这也许需要不止一百年。

因为周作人,八道湾成了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

如果人可以分为灵与肉两方面,那鲁迅就是二者分立的典型。在文坛和思想界,他是一个勇武的战士,不原谅任何对手,而

在个人生活上,他完全是一个老式道德的典型——对朋友侠骨柔肠,对亲人竭尽所能。而他的弟弟周作人则几乎倒过来:在思想上是一个温和的导师,而在生活中则是一个惯于接受爱而非付出爱的角色。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职员、三十七岁的周树人已经是“鲁迅”了。他已经因为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在文坛获得名声。事实上,“周树人”和“鲁迅”几乎是两个人——当“周树人”在沉闷无聊的教育部工作会议上听官僚们“嚶嚶嗡嗡”时,“鲁迅”正在思考他将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即使面对极其无聊的工作,“周树人”也不打算抗争,而“鲁迅”面对极其壮烈的《新青年》掀起的启蒙运动时,他也不想战斗原则上做丝毫的妥协。

周树人曾经解释了为什么自己要叫鲁迅:

(一)母亲姓鲁;(二)春秋时候的“周”“鲁”两国是同姓的;(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因此,“鲁迅”两个字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是慢与快的矛盾,妥协与不妥协的矛盾。

“鲁迅”之所以要让“周树人”向社会妥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要保留供养老母以及资助弟弟的经济实力。

1918年的周作人是一个三十三岁的“海归”,就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正想办法到北京来工作。而他的兄长周树人竭力促成了他的愿望,他通过同乡蔡元培的关系为弟弟拿到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位。和“暴得大名”的胡适相比,周作人也几乎在一

夜之间“暴得大名”，因为和鲁迅相比，他没有更多心理上的压力，能够直截了当地把新鲜的思想拿出来。兄弟两人在声名上的差距一下子拉得很大，他们的家因为弟弟而成为青年学子（包括青年毛泽东）向往的地方——对于兄长鲁迅，这当然是一件让他得意而不是嫉妒的事情。

周家兄弟二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梁实秋后来这样回忆这兄弟二人和他们的家：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会见他（周作人），邀他到清华演讲。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如今手续似乎更简便了，往往是一通电话便可以邀请一位素未谋面的人去讲演什么的。我当年就是这样冒冒失失地慕名拜访。转弯抹角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

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后来他改斋名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悠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从北平城里到清华，路相当远，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准时来了，高等科礼堂有两三百人听他演讲。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特别提出所谓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种诗体，以十七个字为一首，一首分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这种短诗比我们的五言绝句还要短。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讲稿，随即发表。他所举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听呀，青蛙跃入古潭的声音”这样的一句，细味之颇有禅意。此种短诗对于试写新诗的人颇有影响，就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一样，容易成为模拟的对象。

在这次平常的访问中，鲁迅还没等梁实秋说明来意就知道他是来找自己的弟弟周作人的，可见周作人的名声之大已经成了一个默认的事实。而梁实秋这些学生大概不会知道这座面积很大的八道湾四合院是鲁迅为了让母亲和周作人来北京而特意买下



鲁迅

的。之所以买这个院子，就是因为看中这个院子宽大，适合他的侄子侄女——周作人的儿女们玩耍。鲁迅和他的母亲鲁太夫人以及自己的夫人朱安只住在这个院子狭窄的前院。梁实秋来访时，他们这一个已经有些庞大的家庭正处在最融洽的时期。

两位文化巨子，思想大家，亲生兄弟，竟这样大打出手

引领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新青年》编辑团队几乎从组成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裂痕。这个裂痕最初只是很小的一条，但终于在后来变成人和人之间的鸿沟。

造成裂痕的，正是那个“双簧”的戏码。当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一边编剧一边导演这场戏的时候，胡适有些难以忍受他们的这种“行径”。为了让这场运动走向他自己向往的方向，他竟要独自进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但这遭到了鲁迅等人的坚决抵制。《新青年》的编辑之一沈尹默回忆说：

鲁迅是支持玄同和半农的，听了“胡博士”的话，他马上斩钉截铁地告诉“胡博士”，这个杂志如果归你一手包办，我们就坚决不投稿。这样一来，“胡博士”便知难而退了。

已经写出《狂人日记》等一系列重要作品的鲁迅，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取得了梦想中的胜利，这让他久已沉寂的内心焕发出了生机。但就在他人生最积极的时刻，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这几乎彻底击垮了肉体上的鲁迅——他和自己最照顾、最

喜欢的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决裂。

这场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虽然确实发生了，但时过境迁，竟也变成了不大不小的罗生门。从史家的立场看，直接当事人和重要关系者的记述显然应该是最接近真相的。

先看鲁迅的记述。1922年7月14日，鲁迅日记：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鲁迅一家和周作人一家以及母亲的财政是由周作人夫人——日本人羽太信子来掌管的。鲁迅自己吃饭这件事成了需要记下来的事情，可见让兄弟失和的原因已经发生了。但鲁迅本人不愿在日记中提及，说明这个原因实在是他不愿说出口或者不能说出口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看似平静而实如利刃的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显而易见的是，周作人的“我昨

日才知道”的事情是主因,但这个“知道”是由他的日本夫人来告知的。然后,就是二人的分开,鲁迅黯然搬出这个他亲自买下并装修好的房子:

7月26日鲁迅日记:

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

8月2日周作人日记:

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L夫妇”当然就是鲁迅夫妇。这时候的周作人连“鲁迅”这两个字都不愿写了。

8月2日鲁迅日记:

雨,午后雾。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兄弟的冲突在各自的隐忍下默默地进行着、激化着。如果仅是默默地分手倒也罢了,但这场文人之间的分手仪式竟演变成了一场武打戏。

几个月之后的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

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教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两位文化巨子，思想大家，亲生兄弟，竟这样大打出手，真是古今未见的奇闻，势必会有绝大的仇恨和愤怒才能招致如此激烈的行为。

对兄弟失和的事实，两个人出于种种原因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的做人常态，都不曾亲自说明原委，而他们的地位却使得这件事因此更加扑朔迷离。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又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怆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兄弟的决裂虽然不能最终判明具体原因，但终究是源自“家事”。但这一决裂最终拉开的是中国人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左派”和“右派”的分裂。鲁迅最终和追求革命的“左派”走到一起，周作人成为标准的“保守派”或“逍遥派”，直至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名“汉奸”。他们的朋友故旧，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士农工商都被裹挟进这个旋涡中。当枪炮声使这个旋涡归于平静的时候，舞台上的人们却已经黯然许久了。

鲁迅的抗日和汉奸周作人的心灵史

周家兄弟都是留学日本的，在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时候

候，他们对日本的态度不得不浮现到台面上来。

鲁迅对日本当然怀有正面的感情，他正是在日本才接受系统的科学训练，也因此有很多日本朋友。但他也是最早注意到日本人的侵华野心的人，并做出了一般留学生所没有的抵抗行为。

就在周树人留学回国的前夕，他走在日本的大街上，经常有日本人认出他是中国人，并上前和他用汉语攀谈。如果放在现在，换成我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地教教外国人学汉语。但是周树人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庞大的阴谋的开始——这是日本人对华特工培训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为将来占领中国作准备。

当时还只有二十九岁的周树人当然拒绝了这些热情的日本特工，他装作不懂对方的话，让对方无从下手。后来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过去了，仍极少有人知道日本从那时就开始为侵华作准备，更少有人像周树人那样，从那时就开始“抗日”。

鲁迅在1936年去世，正好错过马上就要拉开大幕的战争狂澜，当然更错过了以后的一切。历史学家总爱假设“如果鲁迅活着”，他会对着后来的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但就抗日来讲，一个不因为个人的安危而屈从于外力的人，他怎么会在日本人的凌辱面前选择苟活呢？与之相反的是周作人，他当上“汉奸”的过程一开始很让人诧异，但想一想又合情合理。我们回放一下周作人的“心路历程”，可以为中华民国中这个人数众多的“汉奸”群体写出一颗心来。

“汉奸”是一个政治概念，凡是政治概念都不免包含“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因素在内，但抛开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我们仍能

分辨出汉奸的三六九等。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往往会选择原谅“好”的汉奸，这也是一个事实。

汉奸有本来完全可以不当，却为了权位而屁颠儿屁颠儿去当的，如汪精卫、陈公博、溥仪之类；汉奸也有不当就会受辱，但还不至于死，一念之间还是选择了放任自己去当汉奸的，周作人就是这样的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日军的大规模入侵逼迫中国人去加速解决遗留多年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先要保证自己还有命和自由的意志。为了这个前提条件，知识分子大批逃离敌占区——这是一个史诗般的迁徙。而当他们迁徙到陌生但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

当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已经走了或准备离开时，偏偏一个最该走的人一点也没有走的意思，他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说他该走，是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各种人道主义道德观念的维护者，按照他教学生的思想，他实在也是应该走的，但他偏偏不走。

就在九个月之前，他的兄长鲁迅在上海逝世，世上最关心他的那个人再也不能给他的未来提供建议了。

周作人的迟迟不动，引发了已经逃离敌占区的社会名流们的担忧，一场大合唱般的劝说开始了——还没有哪个人的名节能让全国的知识分子这么珍惜。

唱的声音最大的是郭沫若，他自号“鼎堂”，而周作人自号“知堂”，这封致周作人的公开信名为吹捧、劝解周作人，实际上是发



周作人